

稗史叢書之一

古今宮闈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古今宮闈祕記卷七

闈寺類

奄之稱士

周禮天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鄭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王嚴叟曰。先王之時。宦者不過數十人。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內豎五人。闈人每門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既總於內宰。而內宰又屬於冢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之。則不賢者。自不容於其間。後世不然。宮中官。則皆奄人。既不屬宰相。所以縱橫而莫制。奄爲天疾。

周禮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王氏曰。鄭氏以奄爲精氣閉藏者。蓋民之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焉。與籩條蒙繆戚施直。鑄聾聵司火。瞽朦修聲同。若以爲刑人。則國君不近。況於王乎。若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所不忍。賈氏曰。以其

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亦府史之類。鄭康成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之官婢。或曰奚宦女。按鄭氏以奄爲天疾。非後世之用刑人及自宮求用之流。於此見古聖人之立法。未嘗不善。然蒙有疑者。當周之時。安得有如許天閹供職宮中耶。

嫪毐

呂不韋傳。不韋爲相國。號稱尙父。始皇帝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

枕一宦者臥

漢書。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臥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趙談之惡袁盎

漢書。袁盎傳。盎爲中郎將。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宮人匹偶中官

漢時。宮中有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爲夫婦也。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武帝戲之。責以爲女而男淫。後世宮人率與中官爲匹偶。其醜甚於夫婦。

奄人任用之始

宦者傳。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故以金璫右貂。兼領卿領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以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闈房闈之任也。

朱伯厚

後漢朱震傳。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並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宮掖用士人

文獻通考。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閹闈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醜聲彰聞。

閔貢厲責張讓

獻帝春秋。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比到河上。天子饑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責張讓曰。君以閔官之隸。刀鋸之賤。越從濇泥。扶侍日月。賣弄國恩。階賤爲貴。却迫帝王。蕩覆王室。假息漏刻。遊魂河津。自亡新以來。奸臣賊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黃皓以賄免死

蜀志董允傳。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嬖佞慧。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九年卒。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奸險。收將殺之。而皓厚賄艾左右。得免。蠻童盡忠。

顏氏家訓。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閹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沉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叟。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不爲李蔡改行

陳書蕭引傳。引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王綱壞矣正坐此屬

唐書竇懷貞傳。懷貞性詔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奸。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

高力士

唐書宦者傳。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歷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闥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罪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旣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元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寶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值。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

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爲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饗。帝或不名而呼將軍。河間男子呂元晤。更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元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相望不絕。

以節儉示子孫

唐郭提。高力士傳。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

胸上七黑子

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首共泣曰。與汝分別。

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我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汝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待見汝。慎勿忘却。即與訣別。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接。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語記否。胸前有黑子。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

香玉能笑號

杜陽雜編。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方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疑之。方以夢語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鑱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輾然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輔國所居里巷餘

香酷裂。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所嬖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升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列名爲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

芳林十哲

撫言。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

食瓜蠅集

唐書武儒衡傳。儒衡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

朱崖柄用之借力

幽閒鼓吹。朱崖在維揚。於監軍使楊欽義致禮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固與之。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田令孜爲帝父

唐書。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冲騃。喜鬪。鵝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鬥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

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臣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

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

五代史宦者傳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悉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

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爲國計。惜此庫錢資以成王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惜此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妻。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

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惠。

郭崇韜之死於中人

五代史郭崇韜傳。莊宗征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

崇韜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政。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敎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

誅閹預兆

稽神錄。天福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階中若數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則無人。如是累夜。人皆惴恐。夜不能寐。頃之詔盡誅閹宦。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向

市聚語誼。如前所聞。

奄人有三師公等官

十國春秋南漢陳延壽傳。後主信任宦者。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用者。由是奄人十倍於乾和時。諸使名不啻二百。有三師三公等官。稍加內字以別之。因謂士人爲門外人。書其姓名於門。聞見後錄。漢唐宦者可謂盛矣。然官不至師保也。一劉鋹有宦者七千餘人。始有爲師保者。藝祖旣縛鋹以來。鑒其禍。內侍不許過供奉官。

南漢宦官之橫

井觀瑣言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者大抵皆宦官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宮辟爲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餽。